

I267.1
496

闲书闲话

Leisure Thoughts on Idle Books

◎朱小棣 /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闲书闲话 / 朱小棣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5633-8442-6

I. 闲… II. 朱…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369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中核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八里街 310 小区 邮政编码: 541213)

开本: 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6.625 字数: 130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2 000 册 定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读闲书、闲读书、读书闲(代序)

小的时候人们受的教育总是“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要孩子们去读好的书，好学向上，喜爱读书，并且相信读书是好事、有好处，通过读书可以成为好人或有用之才。稍稍长大以后我才听到一种反讽的说法：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可见读书也有害处，特别是方法不当，亦可误人终身。步入中年才悟出新的座右铭：读闲书、闲读书、读书闲。

其实我从小就有读闲书的习惯，大概许多人都是如此。后来学校与家长总是横加干涉，怕小孩子爱读闲书，误了正业。《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也遭如此待遇，可见大约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记得小时候最喜欢的成语惯句就是“开卷有益”，仿佛得了尚方宝剑，可斩一切来使，凡有前来说教的，一律砍将过去！

说来也怪，长大以后看各种文人回忆录，好像没有一个不是小时候爱看闲书的，似乎那些只读好书的，到头来都误入读死书的泥潭，以至于“读书死”了。亦或正相反，那些读了好书至少不乱读闲书的人，皆成正果，各自安居乐业，或者早已飞黄腾达。于是坊间所得各种自传的传主，不过是些酸穷腐儒，一辈子只能看别人吃肉而自己喝汤。

当然，毕竟人过中年才更适合于读闲书。抛去了学堂里的升学考试和初入职场拼搏的压力，如果业已养成读书的习惯，此时在工作之余读书，多半能读几本闲书，亦不会再遭到长辈

或严师的指责,真正开始有闲去读书。

进入有闲读书的状态,才发现“读闲书”与“闲读书”迥然有别,绝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文字掉包游戏。即使是在闲时读书,大部分人也未必会是去读“闲书”,而是直奔热门畅销书而去,肯光顾“闲书”的恐怕为数极少。大概我自幼在“开卷有益”的招牌下养成的恶习,放着热门畅销书不读,偏爱去惠顾冷门“闲书”并以此为乐趣。如今走在哈佛大学开架的图书库中,每每信手拈来,全凭一时之兴趣,等到办理借书手续时才发现,所选陈年旧书,大部分是图书馆的“老处女”,尚未有被“开垦”的记录。每次看见管理员临时加贴附页、盖上鲜红的首次出借归还日期,总有一丝歉意,因为给对方平添了些许麻烦。

一日在柜台等书之际,忽生感慨:原来这书也跟人一样有闲忙之分。有的先忙后闲,有的先闲后忙,各有各的命。有的生来便是劳碌命,还有的从来就没打算忙过。最可怜的是那些追加印刷而印数过大的畅销书,等到上市,已成明日黄花,厚厚地堆在那里无人理睬,就像是求职市场上刚刚过气的专业的求职人员,蜂拥而来,楚楚离去。也有的书本是闲书,也没打算忙过,天长日久,竟成了孤本、绝本。忽然有一天命运完全改变,成了抢手的宝贝,大批抄本、影印本不断诞生。冷眼观人生,何尝不又如此。

“读书闲”,则是读书的又一层境界。在这人事纷争的繁忙世界,对于有读书习惯的人,一卷在握,便能宁静致远。而且,两耳不闻窗外窗内事,才是其保持身心健康的不二法门。有书读,方能心安勿躁;有书读,才感觉是在彻底休闲。往往在这样的時候,方得重享小时候雪夜闭门读禁书当然也常是闲书的乐趣。

目 录

读闲书、闲读书、读书闲(代序)···1

读书与读人···1

“小看”张爱玲···3

初识张五常···7

重读汪曾祺···9

再遇梁遇春···12

春华秋实梁实秋···16

叫我如何不想他···20

生不逢时的池莉···23

跳着长、倒着长、不再长的韩寒···26

小巷深处的美食家···29

“旧友”成“新知”···33

读书与读人···37

千金散尽老来穷，一生知己红颜众···41

飘零一生殊浪漫，立地成佛苏曼殊···46

说起《风凉话》···49

倒霉蛋冯达···52

大使有声有形，总理无姓无名···56

读《黄源回忆录》有感···59

读《邵燕祥自述》···63

沙叶新=“少十斤”…67

读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69

小天地走出大学者…73

老玩童韦政通…76

读书与共鸣…79

听哲学家说文学…81

由《书鱼知小》到小知书鱼…85

大智不若愚…88

读书与共鸣…91

百年风流浪淘尽,万绿丛中几点红…94

北京是可以抚摸的吗?…97

遥想北大之大与小…100

我爱《老照片》…103

散墨成剑…107

《玫瑰坝》之幸与不幸…109

轻若鸿毛,重能撼山…113

《剑桥流水》之流水…116

无聊才读书…120

开卷有益 书亦有伤…123

晚读董桥…125

认知与表达…127

余墨不余…130

书香与自然…133

闲话西滢…136

夏志清的《鸡窗集》…139

开卷有益 书亦有伤…141

浪漫的偏见与偏见的浪漫…143

刘心武的新“红学”…146
由无名文学到文学无名…149
年年岁岁一床书,昨夜谁幸伴君眠…152
走向历史的董桥…156
失缺历史的越剧…158

一孔之见 一己之得…163

从林妹妹起死回生说起…165
文化与造假的怪圈…168
学术尊重与噤若寒蝉…171
一禅两说…174
道可道,非常道…177
武林、梨园、杏坛…180
谈古说今为哪般…184
山外青山楼外楼,海外文坛结思果…187
读孙犁散文选集兼与钱谷融教授商榷…190
一孔之见 一己之得…194
内心的尴尬…197
有爱道不出…199
好一个《南京情调》…202

目

录



读书与读人



读书往往也是在读人，不仅可以读到书中所记人物的言行容貌，还可以读出作者之格调品味。……黄宗江女儿写的跋，说：“爸爸好吃，并且好客。平时他什么都能忍受，唯独没有朋友不能忍受。家中有了什么好吃的，爸爸必是要找个‘知音’来共享。他的观点是：‘一个人吃着没味儿。’”嗨，说句不怕人见笑的话，书看到这会儿，真恨不得能有幸突然接到黄老来电话，邀我吃饭去。

多年前，黄裳曾因别人介绍特来寒舍拜见家父，那一日我也如儿时的章诒和一般，悄悄躲在书房门外偷听。奇怪的是，站立良久，竟未窃听得只言片语。家父一向是健谈之人，两人又是南开中学先后同学，“文革”终尽，劫后余生，何至于“话不投机半句多”呢？今日读书，一句释疑。黄宗江写道：“我又访黄裳，他夫人病中住院，一向沉默的他也就越发沉默。”却原来下笔千言、著作等身的黄裳竟是一位个性沉默、寡语少言的人。



“小看”张爱玲

写下这个题目后赶紧加上引号，生怕天下张迷跟我急。其实我的意思是从小处着眼来看张爱玲，因为似乎大处都已被人瞧遍了，用不着我来唠叨。不过香港作家李碧华说得挺好，她把张爱玲比作一口古井，四方君子尽情来淘，但“各个淘古井的人，却又互相看不起，窃笑人家没自己‘真正’领略她的好处”（《张看》，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2 年版，作者张爱玲）。实话实说，我就从来没有“真正”领略过张爱玲的好处。当年因夏志清的介绍而去看了一眼张爱玲的小说，并没有立马成为张迷，而是成了《围城》的扇子。印象中看张爱玲的作品有一定阅读障碍，也不知是因为什么。其实与同龄人相比，张的文字也许是最为现代化的，或者说更接近通俗口语，所以直到今天也不为过时。但同时其文字里又有一种强迫你慢慢仔细阅读的神秘力量，不容你一目十行。一般看小说我哪有这等耐心，可是稍微看得快一点，就好像什么也没看见，白看。

没有成为张迷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我当时正在热迷欧·亨利，而这次读书才知道张爱玲不喜欢欧·亨利，说是“正如食物味道恰巧不合胃口”，可见年轻时的我不可能与张氏投缘。当年看张爱玲还有一大疏忽，即误把她和鲁迅一起当成历史人

物了，没留意她还健在，以致于她 1995 年在美国孤独逝世几天无人知晓而成为社会新闻轰动于世那会儿，我还以为是旧闻炒作，无非是为了渲染美国是老年人的地狱。此后的效应便是张迷四起满天下，不看张爱玲就等于没文化。我生性不爱赶时髦，众人一哄而起，反而似一堵高墙把我隔在外面，让我更加看不清张的面目。

近日拿起这本《张看》，却原来不是当年出版的那本同名作品，而是今人陈子善将张的散文一网打尽后结集出版的合订本，可谓张的散文大全，补我一次得窥全豹的机会。从小处着眼，我留意到张的童年生活。过去只听人渲染其贵族后裔的一面，而不知道家有晚娘，形同庶出，时而有面子，比弟弟得宠，时而遭诬陷，被打得头破血流，居家如坐牢。缺乏母爱的童年加上后来与生母和姑姑住在一起，让青春期和刚成年的张爱玲生活在一个全然女性的世界，在胡兰成到访之前，眼中男性之恶劣猥琐堪以其老爸和幼弟为代表。缺光而多彩的生涯，造就了张对颜色的特别敏感。家族的没落遭变，导致张爱玲自闭与圆滑的双重个性：一方面连贩夫走卒都羞于面对，另一方面又具备十足上海人精的世故老练。那个为了作者玉照和出版商软磨硬泡让其多次制版修补的精明女性若不是出自作者自己的笔尖，谁敢相信啊。同时，这样一个经常为妇女说话的女权主义代表，照样敢于写出这样的句子——“一个坏女人往往比一个坏男人坏得更彻底。”“一个恶毒的女人就恶得无孔不入。”

她那没落贵族的一面当然也有深深印记。张爱玲离开父

亲家以后曾在舅母家住过，有一天舅母说要把自己女儿们的旧衣服找点出来给爱玲穿，张后来这样写道：“我连忙说：‘不，不，真的，舅母不要！’立刻红了脸，眼泪滚下来了，我不由得要想：从几时起，轮到我被周济了呢。”不仅对这样的小事敏感，张爱玲对美食的记忆和考究更是令人难忘。一篇《谈吃与画饼充饥》写得如此绘声绘色，这表明她才是吃遍天下的美食家，小巷深处的陆文夫又哪能比得上。

客死他乡无人问的张爱玲是不幸的，但这不幸是短暂的，不仅由于所带来的新闻效应的巨大冲击，更因为时间上的恰到好处。中国大陆的巨大经济、文化和政治变迁当时已经为重新接纳张爱玲做好了充分准备。经过半个世纪的蹉跎岁月和戏剧性变化，上海和中国终于又成为张爱玲可以走红的地方。

即使在灾难深重的“文革”年代，张爱玲也是属于相当幸运的，居然躲过了疯狂政治批判的锋芒。那时不仅“左翼”作家在“文革”中首当其冲，鸳鸯蝴蝶派也难逃被点名批判的下场，连早已离乡背井的胡适亦难免遭几声唾骂，唯有张爱玲被历史暂时遗忘，逃过一劫。换作别人，单凭与胡兰成的婚姻，也早就被当做汉奸婆娘臭骂了。更何况其1945年发表的旧作中竟有这样的句子，当女友说自己对日本文化的迷恋已经过去，张说：“啊，我也是！三年前，初次看见他们的木板画，他们的衣料、瓷器，那些天真的、红脸的小兵……那时候真是如痴如醉地喜欢着呀！”这可就是从沦陷的香港回到“孤岛”上海三年以后的张的散文啊，终于叫我这个南京人看在眼里。我不知道当年屠城

的屠夫是在几年之后进化成或者是被换防成“天真的、红脸的小兵”的。看来我对那段历史还是太无知，所以才会大惊小怪。不过联想到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民间数次反日浪潮和愈演愈烈的愤青话语，我不禁要为张爱玲能幸免于汉奸的骂名而拍手叫绝。这种种历史巧合与哑谜让我成为一个“张迷”，越来越迷迷糊糊而不知其所以然。一个写手，且不说她是弱女子还是女强人，能够如此犯忌却不失众爱，其魅力之无穷难道还容置疑吗？就算我至今尚未能够领略其美，恐怕也非得要盛赞一声，难道不是吗？

初识张五常

说初识，其实我并未见过张五常，只是初次读了他一本书。过去曾久闻他的大名，知道他是经济学家，好像他还自命为发现杨小凯的伯乐。说实话，总体印象不算太好，因为传闻中他是一个狂人，似乎撒野的时候多，说理的时候少。但这次读完他的杂文集《伟大的黄昏》（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 2003 年版），初次体会他的心态人格，印象则多有改观，所以曰初识。

简而言之，这次阅读经历包含了几个“未想到”，当然可能都是由于我的孤陋寡闻所致。首先未想到他在香港还是“专栏作家”，与董桥搭档，一、三、五，二、四、六，隔日发稿；其次，过去只闻其狂，未见识其尊师的一面，这次才看到他对自己三位经济学导师前辈如此毕恭毕敬，虽然字里行间不无一丝拉虎皮做大旗的卖弄，但言多诚恳，尊师意切，颇有些知其师、莫如其弟子的权威性。更难得的是，少则三言两语，多则一二千字，就使一个个经济学大师的形象跃然于纸上，从散文创作的角度看，不愧为成功之作。

更多的“未想到”，来自于作者的个人经历。实未曾想作者历经贫困的童年，还有过摄影的爱好和成就，更想不到少年时还曾教过比他小两岁的容国团打过两小时乒乓球。两人后来一道在香港街头流窜，靠技巧打赌骗吃混喝，直到容国团 1957



年北上内地打球，一举成名天下知。

最出意料之外的是他竟然大谈英文写作，归纳出中国人学英语的若干窍门，尤其是强调书写英文短句之重要，其见解颇有见地，深得吾心。其对英文写作的心得，来自于在美国念书时的实际锻炼，与区区在下之经验心得可谓不谋而合。

作为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张五常，其杂文既展现了才华横溢、深入浅出、举一反三、唇枪舌剑的一面，也暴露出横蛮、专断、刻薄、孤傲的特性。似乎他正是靠这批“经济文章”替自己在国内赢得了名气与市场，但在我这里反而不是十分看好，这大概是我这人不合时宜之处。

这本书里最令我佩服心动的、也是我认为最有思想的一篇，是《时间决定思想的普及》。作者写道：“无可否认，在一个大时代的转变中，适合时宜的思想会使其作者大名远播，这是时势造英雄。我的疑问是英雄究竟可不可以造时事。不合时宜肯定是不能的。问题是：‘合时宜’可使作者大名，但大名又怎样了？政府的政策会否受到这些思想家的影响呢？我认为不一定，多半不会。但因为‘合时宜’，思想家会被政府或压力团体利用。”读到这里，我仿佛茅塞顿开，把以往被颠倒的历史统统都给重新又颠倒了过来，算是理顺了思想、个人、群体与政府的关系。

可惜带着这般洞彻的领悟来读那篇叙述其三位导师晚年平静生活的话题散文《伟大的黄昏》，则不免多少生出一丝淡淡的哀伤。眼见那一位位风烛残年的高龄教授逐渐离我们远去，十二分的敬意中如今又掺杂了三分看穿一切、不过原来如此的心知肚明，更加体会到黄昏中的伟大原是以黄昏为前提的。



重读汪曾祺

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读小说了，仿佛年龄越大，读小说的兴趣越小，相反，写小说的冲动倒是时不时地阵阵袭来。我知道，这当然并非是什么文曲星惠顾，深究起来，怕是一种避重就轻的逃跑主义在作祟。当非虚构的自我表达遇到障碍，便幻想着虚构也许可以帮助自己跳出这个圈子。然而，正所谓事非经过不知难，在初试小说创作之后，如今才对个中甘苦略有切身体会。

年轻时曾断断续续读过几篇汪曾祺的小说，觉得不错，也大致知道哪几篇是他的名篇，但印象不深，只记得他的文字有些独到，还晓得他曾执笔参加过样板戏《沙家浜》的集体创作。这次偶然拿到的选本就是以名篇《受戒》为题（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作者汪曾祺），是作为丛书“《中国小说50强（1978—2000）》”的一本。可惜没有交代还有其他哪些人和书入选，当然，无论如何，这50强里总是会有汪曾祺的。

大约是因为有了小说创作的亲身体会，这次阅读的感觉与以往大不一样。首先，发现所谓名篇虽然挺好，但真正令人叫绝的却是另一批作品。其次，好像越是短篇越精彩。最后，他的绝活儿是那些描写民国时代乡镇生活的超短篇。不急不忙